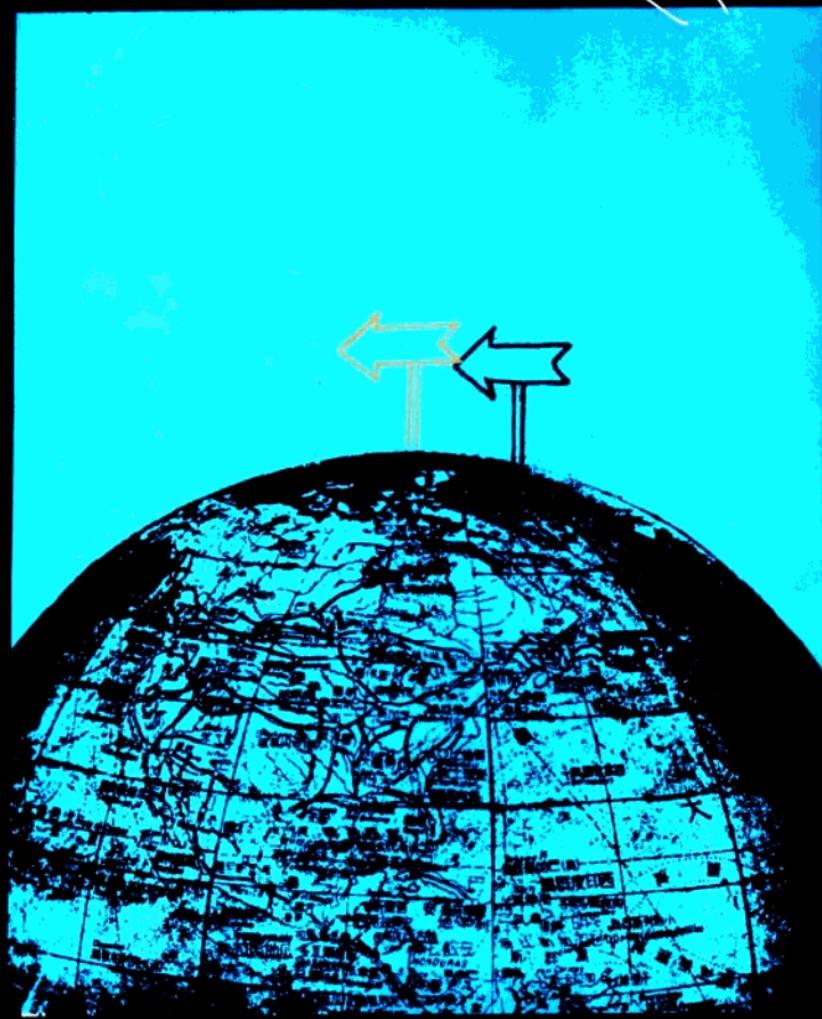


現代政治學 的新方向

陳少廷著



長春藤文庫 25



504294

 長春藤文庫

現代政治學 的新方向

陳少廷著

(凡對本書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請不要客氣，寄回
調換。同時希望也不給我們的一些批評，鞭策我們。)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出 印 刷 者 環 字 出 版 社
發 行 人 陳 弘 達
電 信 箱 地 址
電話 七七一—八二七
台北市五八四八七信箱
郵政劃撥一四七二四帳戶
總經銷書友公司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五號
業務電話七七一一六四〇

長春藤文庫 25

現代政治學
的新方向

陳少环著

售價

(民國63年)

\$90

本社出版登記號：
內版台業字1323號

£12.87

自序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政治的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西歐大國漸次式微，美國變成超級強國，原來的殖民地紛紛獨立，新興國家大量出現，並在國際政治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西方主要國家的政制為基礎的傳統政治學的理論，顯然已經無法說明新世界的政治現象。當新一代的政治學者把他們的研究範圍擴展到非西方國家時，他們發現這個領域已被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所佔領，於是自然地向他們學習並吸收他們研究方法和理論概念。當代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 G. A. Almond 曾指陳：近十幾年來，政治學的研究發生了重大「思想革命」(Intellectual Revolution)，這是受到行為科學的方法和理論之影響而造成。他更進一步地說，當前政治學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是，藉用行為科學的概念和架構從事政治研究的理論試驗，以求得政治的統一理論，並確立政治科學的知識秩序。Almond 的話可以說很明確的指出了現代政治學的新方向。

這本論集收進了最近幾年我所撰寫的有關現代政治研究的論著。我會從一個較廣闊的現代學術思想演變之角度，來說明現代社會科學的發展趨勢，並指出行為科學對政治研究的重

二

要影響及貢獻。同時，我也企圖為政治科學的研究，在理論和概念方面嘗試開闢一條新的途徑。

在新政治科學的中文著作還是鳳毛麟角的今天，這本論集對於研習政治科學的讀者，相信多少有所裨益。作者並期望能引起同好前輩的研討與趣，並惠賜指教，使作者的理論和觀念能夠獲得補充和修正。

順便利用這個機會，容我說幾句感謝的話。

在出版事業極為艱難的時候，環宇出版社發行人陳達弘兄願意出版這本學術性的專書，實在值得敬佩。對於達弘兄的慷慨，我要謹致由衷的謝忱。黃瓊麗小姐幫忙校對，我也要在這裏謝謝她。

一九七四年秋

陳少廷識於臺南市

錄 三

(政治科學論集)

現代政治學的新方向

12

政治學研究底新趨向

現代政治學的改革者：海利姆教授

淺說政治人類學

政治人類學與政治理論的研究

行爲科學與政治研究之關係

論復起份子的概念與意理

從政治學的觀點談現代化

科廷大師：維納的生平和貢獻

羅素與中國

社會科學方法論上序

政治學研究底新趨向

不知道是不是偶然的巧合，在一九〇八年出版的兩本具有發展性的政治學著作，可能是現代政治行爲研究底开端之標誌。這兩本書都對傳統的政治學研究法表示着強烈的不滿。「政治學底研究，目前正處於奇妙地令人不滿意的形勢中」，華拉新（Graham Wallas），這一位著名的英國政治學者在他傳世的名著「政治上的人性」（*Human Nature in Politics*）導論中繼續寫道：「……幾乎所有研究政治的學者們都在分析政治制度而避免對人底分析 Analysis of man。」他的這種感想獲得了在大西洋彼岸的另一位傑出的政治學家班特萊（Arthur F. Bentley）的贊成，雖然他的理由稍有不同，在他的名著「統治底過程」（*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裏，班特萊寫道：「我們有一種死的政治學 a dead political science，這一種死的政治學是對統治機構的最表面上的特徵作一種形式的研究 a formal study。它喜歡藉着一些附屬的性質把政府加以分類。……當它需要藉着研究生氣蓬勃的人類的熱情以改進這一種無益的形式主義 barren formalism 時，就把玄學 metaphysics 夾帶進來使用。於是就累積連篇地產生了的一大堆關於公民道德、理想或文明之

議論。」

如果說華拉斯要求回復研究政治上的「人性」，那麼班特萊可以說提供了政治學的「原料」（*raw materials*），這些就是團體底活動與關係，而團體之間的永無止境的互動（*interaction*）構成了社會。顯然得很，這兩位政治學者都反抗着當時的政治學底形式主義和法制主義（*legalism*）。他們的論點明顯地與我們現代的政治行為論（*the behavioral persuasion in politics*）或行為論的政治研究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華拉斯所研討的「團體」底情感的和象徵的功能，用現代行為論的術語來說，就是「指涉團體」（*reference group*）的理論。而班特萊所強調的，即把行動、互動，功能關係（*functional relation*）與團體過程（*group process*）當作政治學底研究對象，這一種觀念到了最近才對政治科學家發生影響。

追索起來，使得政治分析一方面與人格底研究，他方面與團體行為研究隔離分嫁的，是由於那些漸次成為陳舊的十九世紀科學底專門化（*specialization*）與部門化（*departmentalization*）的趨勢所造成的效果。但人類的知識畢竟是不能永遠處於分裂的隔離狀態的，當某一學科裏有了重要的發現或方法論上有了一定的發展，那麼它遲早會促進旁鄰的甚至

是更遠的學科的發展與進步。梅利姆（Charles E. Merriam）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劃時代名著「政治學底新面面」（*New Aspects of Politics*）便是這種科學底整合（*integration of sciences*）的最佳證言。

政治行爲論的種籽雖已播就，但是促進政治行爲論底發展，並奠定其以後的發展基礎的即應歸功於世人所稱的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梅利姆是芝加哥學派之父，他在芝加哥大學和一群天才卓越的學生——其中最特出的人材就是拉斯威爾（Harold D. Lasswell）——開始企圖改革傳統的政治研究法。梅利姆重申應用心理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人類學、生物學、統計學等的知識與技術來研究政治之主張。他堅決地主張，我們要應用科學方法來研究過程，這種研究工作必須採取精細的和微視的研究法（microscopic studies），並且要特別重視在政治分析上理論（theory）與經驗的研究（empirical studies）所必然有的互依性（interdependence）底存在。在許多方面，梅利姆可謂是被稱為現代政治行爲論的開山祖師。

有一位更值得我們欽佩的，是梅利姆的高足拉斯威爾。他可以說是現代政治行爲論最偉大的倡導者兼創設者。拉斯威爾係以邏輯經驗論（logical empiricism），運作論（op-

erationalism) 和杜威的實效論 (pragmatism) 為其政治學底基礎，循心理學 (尤其是佛洛依德心理學 Freudian psychology) 的途徑進以研究政治行為。他著作等身，每一本都堪稱為現代名著 (modern classics) 。誠如尤勞 (H. Elau) 所說，拉斯威爾的著作一直是政治學研究的連續不斷底刺激鼓舞與啟發的源泉。他所創設的許多概念和研究方法，諸如權力底界說，權勢份子 (elite) 的概念，羅狀分析 (configurative analysis)，平衡分析 (equilibrium analysis)，發展分析 (developmental analysis) 都是現代政治研究中最重要的基本概念與最有效用的研究法。筆者不擬在這裏闡述拉斯威爾的政治學理論，而只想從拉斯威爾的許多著作之中，列舉其中幾本被公認為現在研習政治科學的人必須精深研讀的著作，讓讀者自己去研讀：

- 一、「精神病理學與政治學」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1930.)
- 二、「政治學」 (*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How*, 1936.)
- 三、「權力與人格」 (*Power and Personality*, 1948.)
- 四、「政治行為底分析」 [個體政治學研究法]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Behavior: An Empirical Approach*, 1949.)

五、「權力與社會：政治研究的一個架構」（*Power and Society: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Inquiry*, with Abraham Kaplan, 1950. ）

六、「政治科學底將來」（*The Future of Political Science* 1963. ）

最近有兩本獲得一九六四年度威爾遜基金會（Wilson Foundation）的政治科學獎金的著作，值得一提：

1、歐拉斯維德（Samuel J. Eldersveld）：「政治：一個行為論的分析」（*Political Parties: A Behavioral Analysis*. ）

2、艾燒（Robert E. Agger）：「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美國社會裏底政治權力與無能」（*The Ruling and the Ruled: Political Power and Impotence in American Communities*. ）

這兩部書使讀者對於現代政治學底新趨向有清晰的瞭解和深刻的印象；我想把傳統的制度研究法（institutional approach）與現代的行為研究法（behavioral approach）來作一比較。倘若我們要列舉傳統的學術性的政治研究底特徵，則無論如何經驗取向的理論（empirically oriented theory）和精巧的研究方法（sophisticated research method-

ology）都不能算是它的特徵。傳統的政治研究底主要特徵是對政治思想作批評性的評價。另一個顯著的主要特徵是對當時的政治作道德—規範的（moral-normative）和規約的（prescriptive）研究。他方面，這種研究是在一種歷史的、廣闊無垠的制度與法制的模型內從事的。但應注意者，這種傳統的制度研究法與現代政治行爲論的研究法之差異，並不在研究的對象，而在研究的取向（orientation）。政治行爲論強調人或團體行爲為政治分析的單元。真正的政治行爲論絕不忽略在政治過程中的不同型態的結構與處境。實際上，這些事項是政治科學家一向感到興趣的。

然而政治行爲論底最主要的特徵是什麼呢？我們可以列舉下面幾點：①政治行爲論主張以人和社會底行爲為理論的和經驗的研究底分析單元。當然，政治的事件（events），結構（structure），制度（institutions），意理（ideologies）也都包括在政治行爲論的研究項目之內，但僅是把它們視作分析底類目（categories of analysis），因為由於它們，社會互動才能在政治情況中發生。②政治行爲論企圖把政治理論和政治研究放置在一個與社會心理學，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所共有的指涉架構（a frame of reference）。這一種科際的焦點（interdisciplinary focus）係因研究行爲——包括外顯的和象徵的行爲——

——而必然產生的，雖然政治行爲論的目的在研究政治事件，政治角色和政治目標，但它認為這些事項都是社會，文化和人格的功能作用。(3)政治行爲論強調理論與研究之互為依存（*mutual interdependence*）的關係。為着經驗的研究目的，理論的問題必須藉可運作的術語（*operational terms*）來陳述。反過來，經驗的發現也一定要與政治理論底發展發生關係。因此之故，現代政治行爲論所採用的經驗論（*empiricism*）與早期記述性的經驗論所採用的「硬事實」（*brute facts*）的研究法大相逕庭。現代行爲論是一種具有高度的自我意識的理論取向。(4)政治行爲企圖發展嚴格的研究設計（*research design*），並把精確的分析方法應用於政治問題的研究上。它要塑造並且誘導可試驗的假設，要創設可運作的界說，要研究實驗的或事實之後的（*post-facts*）研究設計上的問題，要探討研究工具底可靠性和有效性底評準（*criteria of validation*），以及其他種種的科學程序。這一點最能顯示現代政治行爲論與傳統的政治研究底差異之所在。

當我們把傳統的政治研究與現代的行爲論的政治研究底特徵加以對照與比較後，則可發現現代政治行爲論所反抗以及所否定的，只是那些拒絕應用現代科學分析法的制度——法制取向的學術性的政治研究。現代政治行爲論絕不反對古典的政治理論。實際上，政治行爲論

把政治的根源歸回到人底行爲這一個新的「歸原」，正是古典政治理論家所做的。尤勞一再聲言，行爲論要藉現代的分析方法來研究政治問題，而這種工作正是古典的政治理論家所開創的。過去偉大的政治理論家從人類的政治經驗裏，發現了創造政治理論的資源。當我們研讀行爲論的現代名著，諸如上述華拉斯、班特萊、梅利姆、拉斯威爾等人的著作，我們必定會對於他們和馬奇維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休謨（*Hume*）、彌爾（*Mill*）這些「古代人」在心智上的相近處（*intellectual propinquity*）感到驚異。像現代的政治行爲論一樣，古典的政治理論也是以人類底行爲為其研究的對象，雖然在取向上它與行爲論相反，因為它主要是規約性的，而不是記述性的，但與現代的行爲論者一樣，古典的理論家把他們所能自由控御的最好的觀念與研究技術也都應用於該時代的政治問題底研究上。就這一點而言，行爲論是古典傳統的最直接的、真正的後裔。這也就是說，現代行爲論的政治科學家是站在古典政治理論家的傳統行列之中。

上面這一個歷史的透視（*a historical perspective*），旨在說明：現代的政治理論家如同古典的政治理論家一樣，也在從事於當代政治問題的研究，不過他們却要應用現代科學底新理論、新方法和新技術來加以研究。現代科學底取向，一言蔽之，即科際整合的研究

方法（*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這就是現代一般社會科學，或用較新的名詞即行爲科學的新趨向。而政治行爲論正是這一個科學的新趨向之最佳例證。

實際上，科際整合的研究方法是科學底整合（*integration of sciences*）——這是廿世紀科學發展的新趨勢——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個取向，這一句行爲論的術語來說，就是它的行爲模式（*pattern of behavior*）。正如政治行爲論是針對傳統的制度研究法的一種革新運動一樣，科學底整合是針對十九世紀科學底專門化（*specialization of science*）趨勢的一種革新運動。（而事實上，前者——政治行爲論——乃是後者——科學底整合——的一支流，用行爲科學底術語來說，相對於後者這一個大文化 a large culture 而言，前者祇是它的一個次類文化 a sub-culture。）促進這一個科際底新趨勢的最有力的知識活動便是世人所稱的維也納學派（Vienna circle）。維也納學派倡導科學底統一（the unity of science）的運動。這個運動導致數學經驗論和科學底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的產生而形成了現代科學思想底主流。

與行爲科學底發展密切相干的科學整合化運動，其最顯著的成就是便是維納教授（Prof. Norbert Wiener）所創立的機械學（Cybernetics）和現任美國密歇根大學經濟學教授

的包林（Kenneth E. Boulding）所創導的「意像論」（Eiconics）——這也是他自己創造的新名詞。由於行為科學底研究是一種真正的同心協力的研究工作，因此在其他研究領域發展出來的新概念與新方法很迅速地便會被應用到行為論的政治研究上。政治行為研究一直藉着這種方式而發展起來，而且我相信它將繼續以這種方式發展下去。（下段介紹一九六六年美國政治學年會的文字也可當作這一論斷的佐證。）

（恕我對操縱學和意像論的概念以及它們與政治行為論的關係沒有多加介紹。因為我的目的在於指出行為科學與科學整合化運動的關係，旨在幫助讀者們從一個比較廣闊的觀點來了解政治行為論。對於操縱學有興趣的讀者，請研讀維納教授的兩本名著：一，《Cybernetics》（1948），本書有台灣的翻版；二，《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1950）。對於意像論有興趣的讀者，請研讀包林教授的名著，《The Image: Knowledge in Life and Society》（1964, Third printing）——這一本書被認為是設在美國加州的舉世聞名的「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

在美國政治學界著，行為論的研究方法已成為政治學研究的主流。被誉为世界政治學的

最高機構的美國政治學會（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在本年九月五日至同月十一日舉行為期一週的年會。根據中華日報駐聯合國特約記者林順和先生所撰寫的一篇有關年會大觀的專文報導（刊「中華日報」五十五年十月十八日），單從那些新穎的論文題目，我們就不難窺見現代政治學底新趨向。諸如「美國政府組」第一會有一篇有關方法論的題目是：「分裂或合成？歷史家，政治學家，與數量化」，第三會「政治理論與美國政治」的頭一篇論文是「研究方法，架構，與模型：前瞻與回顧」（Approaches, Frame, works, and Models: Perspectives for a Critical Review），「政府實務研究」（Operations Research in Government）組第一會「政治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Politics）有一篇論文是「系統分析與政治過程」（System Analysis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政治底資料基礎」（Data Bases for Political Science）組第一會「資料蒐集上理論的優先」（Theoretical Priorities in Data Collection）有一篇論文是「試驗系統理論的資料要件：生產與分配的量變問題」（Data Requirement for Testing Systems Theories: Problems in the Measurement of Outputs and Allocations），同組第三會「資料運用的方法」，麻省理工學院 Bonilla 教授的論文是「系內